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 征文作品选

嘉兴县征文办公室

# 毛 主 席 语 录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序　　言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三十年前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批判了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这部光辉著作是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文艺、改造世界的战斗纲领，是我们党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是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必读的经典文献。

为了隆重纪念毛主席的这部光辉著作发表三十周年，我县根据上级党委指示，在中共嘉兴县委和县革委会领导下，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地开展了征文活动。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怀着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认真学习《讲话》，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拿起笔杆子，创作了许多取材于当前的现实生活，紧密配合三大革命运动，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小说、散文、诗歌、革命故事、革命歌曲等各种文艺作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编印了这本《征文作品选》。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出于初学写作者之手，属于普及性的东西比较多，但它们是繁荣、发展我县社会主义文艺的基础。为此，我们谨以这本小册子向《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献礼，并推动我县工农兵业余创作进一步健康地发展，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我们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省、地征文办公室的具体指导，得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某部的热情协助，使一部分

小说、散文、诗歌不仅反映了本县工农兵的战斗生活，还描绘和歌颂了广阔的杭嘉湖平原与祖国北疆的时代风貌和工农兵英雄人物。在这里，我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低，加以编选时间匆促，这本小册子一定存在不少的缺点和错误，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的工农兵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是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环节，是占领思想文化阵地的一项经常性的战斗任务。我们纪念《讲话》，就应该从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重视并加强党对工农兵业余创作的领导，努力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的文艺创作队伍，推动工农兵群众业余文艺创作热潮更加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以适应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适应广大工农兵日益增长的需要。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各级党的组织和工农兵业余作者，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以《讲话》为武器，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各种反动思想，肃清它们的流毒，牢固地树立为革命而创作的思想，坚定地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前进。我们要深入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以革命样板戏为榜样，刻苦磨练，勇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创作水平，为实现毛主席“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的伟大号召而努力奋斗。

嘉兴县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征文办公室

一九七二年五月

7月  
1978

# 目 录

## 小 说

- |        |     |      |
|--------|-----|------|
| 考试     | 张幼启 | (1)  |
| 塞外春花   | 禾 莩 | (6)  |
| 本份工作   | 杨祖云 | (20) |
| 南湖种子   | 肖 申 | (32) |
| 蚕乡新歌   | 徐福伟 | (39) |
| 新的航程   | 赵永刚 | (54) |
| 石英嫂    | 蔡成兴 | (72) |
| 一篇乡土教材 | 蒋陈华 | (86) |
| 拎秤钮的人  | 张新民 | (98) |

## 散 文

- |      |     |       |
|------|-----|-------|
| 红杏花开 | 禾 征 | (111) |
| 春燕展翅 | 延 秀 | (123) |
| 雨后新绿 | 李 庄 | (132) |

## 革 命 故 事

- |        |             |       |
|--------|-------------|-------|
| 种田人造机器 | 高 宣、卫 文     | (141) |
| 落谷新事   | 何农宝         | (149) |
| 两把茶壶   | 何农宝、柏一元、王福观 | (158) |
| 梅英办婚事  | 吴潤生、张林泉、张复漣 | (167) |

诗 歌

- 滔滔南湖起东风(外一首) ..... 王海生(187)  
我愿化作一支笔 ..... 徐海泉(188)  
革命文坛放光彩 ..... 沈耀华(188)  
写诗 ..... 梅 涛(189)  
夜办战报 ..... 洪 苑(191)  
送粮 ..... 王月明(192)  
千船“乌金”千船歌 ..... 徐海泉(193)  
一对“亲兄弟”(儿歌) ..... 俞 汝(193)  
造纸工人最幸福 ..... 王 雄(194)  
上班铃 ..... 陈宜中(195)  
炼钢炉旁 ..... 陈岐忠、孔庆雨(197)  
战炉台 ..... 史延之(199)  
公社的春天(组诗) ..... 錢 峻(201)  
纳新 ..... 张林泉(207)  
血防姑娘 ..... 柳 云(213)  
饲养员 ..... 梅 涛(215)  
抢收 ..... 邵奇三(216)  
姐妹俩 ..... 张新民(218)  
村里来了拉练队 ..... 冯国金(219)  
女犁手 ..... 蒋陈华(221)  
妈妈,您看这申花 ..... 沈 震、张林泉(222)  
给妈妈写信 ..... 吴建华(224)  
我坐在驾驶台上 ..... 柴 云(227)  
连队小铁匠 ..... 李淑懿(229)

## 歌 曲

- 插秧机顶呱呱.....洪韻玉(231)  
公社的春天多么好.....王柏強(232)  
我为贫下中农背药箱.....呂加容(233)  
灭螺战歌.....王有恩、錢昌金(234)

# 考 試

余新公社 張幼启

树老节疤多，人老心思多。这话，如果摆到老保管员老满星身上，就一点也不差。选小松接替他当保管员，是他提的名，他也举过手，可是选好了，却又不愿把那串仓库钥匙交出来。大家都很纳闷，他说：“交钥匙就没那么便当。先让小松跟我几个月再说吧！”这小松，是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来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他没吭半声，就跟在老满星屁股后面，仓库里忙到仓库外，仓库外忙到仓库里，从小麦抽穗忙到晒干进仓。老满星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两个月过去了，该把钥匙交出来了。可老满星一下子又变了卦：“还不行。会弄枪，还得会耍刀；会料理麦，还得会料理谷子。等过了‘双抢’大忙再说。”于是，一拖又是四个月。老年人没说啥，一些年轻小伙子沉不住气了，对小松说：“你这保管员当得真怪，光管干活，不管钥匙！”小松只是笑笑：“钥匙，有大伯替我管，比我强得多。满星大伯够我学一辈子哩！”江南的“双抢”，真象一场突击战。晒场上每天几万斤谷子进进出出，要干湿分清，晒干扬净，过称进仓。老满星一连个把月没好好合上一阵子眼。他看看身边的小松，眼明心亮，干活争先，心里暗自高兴。但是在人面

前，他仍然不动声色，也没流露出把那串管了十五年的钥匙交出来的意思。

直到稻谷全部进仓，生活透了点气，老满星才告诉小松：“明晚早些来我家考试，及格了，把钥匙拿去。”

第二天晚上，老满星家里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小松，穿了件白棉布衬衫，笑盈盈地走了进来。广阔天地的强烈阳光，给他的皮肤涂上了一层黝黑的颜色。虽说小松大前年才离开学校，可是今天，你却很难看出他是一个来自上海的十九岁青年。半年来，他跟着老满星边看边干，稻麦、农具、肥料、农药——保管员的一套，虽则心里有了些底，但在老满星面前，他总觉得自己毕竟还是一个样样不懂的孩子。因此，他早就作了打算：无论及格不及格，继续向满星大伯学习。

老满星招呼小松坐下，满星大婶端来两杯热茶，考试就开始了。

老满星出了第一道题：“小松，你看当保管员得有哪号思想？”小松不慌不忙地回答：“要立足仓库，胸怀全局，大公无私，勤俭节约。”

“那怎么个‘勤俭节约’法呢？”老人又问。

“就象你老人家常说的那样，要把仓库当作灾年的米柜、钱包包去看管，不能大手大脚……”

老人满意地笑了。

老满星的第二道题是：怎样翻晒谷子和保管种子，小松对答如流。第三道题也没难住，但到第四道题，小松被卡住了。

老满星问：“农具什么时候最容易坏？”

“夏、秋大忙季节。”

“坏了怎么办？”

“及时修理。”

“怎么个‘及时修理’法呢？”老人追问。

“早些找木匠、篾匠来修。”

“什么？”老人眉毛倒竖，霍地一下站起，划着根火柴，准备点烟，“请木匠、篾匠，这么阔气！”

屋子里立刻静下来，看热闹的人都暗暗替小松捏一把汗。老满星从高级社到现在，他所经营的农具家什，小修从没化队里一分修理费，这是因为他有一颗处处为集体精打细算的红心，铁的有锤，木头用斧，竹器使刀，布麻穿针，样样自己动手。他常对那些化集体钱大手大脚的人说：“咱们要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才行啊！”因此，大家都这么想：今晚小松这一“错”，考试不及格，老满星交钥匙的事肯定吹了。

老保管员闷闷地抽完一锅烟，语气开始平和下来：“小松，毛主席他老人家教导我们，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我们学了，就要照他老人家的话去做啊。现在队里家大业大，‘米柜柜’、‘钱包包’更要卡得紧些。要不，我们拿什么去支援国家建设和世界革命？保管员得顶半个木匠、半个篾匠，你说大伯的话对不对？”

小松听着老人一番话，胖脸涨得通红，四周人群中射来为他担心的眼光，更使他难受。一下子，打从到农村以来的生活，飞快地在他眼前闪过：从不会握锄，到会干农活；从埋头劳动，到关心集体；特别是去年，加入了共青团，经常听表扬。小松啊小松，你是不是叫表扬声冲昏了头脑，认为“接受再教育”到顶了？否则，为什么天天说要“勤俭”，而天天不在“修补”上下功夫呢？

老满星家的时钟当、当、当……敲了十下，每记钟声，

都象大伯那低而有力的话语一样，敲打在小松的心上。他鼓足勇气，抬起头，用诚恳的语气说：

“大伯，我答错了。”

“你不光答得不对，”老人向小松走近了，“你也想错了。一个保管员，如果不能时时为集体，为国家着想，他怎么会想到去学修补呢！小松，你说对不对？”

“对，大伯。”小松的眼里重新闪着明亮的光彩，“我一定记住你老人家的话，马上去准备竹刀和斧头，好好地向你学习修补。大伯，我走啦。”

“慢！”小松刚想拔腿，一把让老满星拉住了，“把钥匙拿去！”

“钥匙？”小松呆住了。满屋的人都被老满星这出乎意料的举动惊呆了。

“唔，钥匙。”老人一把从腰间取下那串闪闪发亮的钥匙，拉过小松的胳膊，当啷一声按在他的手上，“小松，这些月来，不是大伯有意为难你，要知道，我们老一辈的，谁不想找个好样的后生来接管我们用血汗换来的家业啊？”

“大伯……”小松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可是，今晚我……我不及格……”小松说着，将手中钥匙递还老保管员，央求地说：“大伯，还是你管着！你再给我指点一阵子吧！”

老满星接过钥匙，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弯下腰来，小心翼翼地把它拴在小松的腰带上。然后，拍拍小松的肩膀说：

“这钥匙该交给你们年轻人啦，革命不可青黄不接呀。不会修补，大伯往后教你。”说完转向老伴：“冬香，快把我那家什拿来！”不一会，只见满星大婶捧了只两尺见方的旧木箱出来。

“‘百宝箱’！‘百宝箱’！”满屋子的人都一齐嚷起

来。

“小松，”老人捧过木箱，郑重其事地交到小松手里，“这个，留给你。里面刀、斧、锉、锯，差不多都有，往后大伯一件件教你。”

小松接过“百宝箱”，满眶的热泪再也忍不住了，滴滴嗒嗒地掉在“百宝箱”上。激动和喜悦使他不知说什么才好。转身想告别，又停了下来，走到老保管员跟前：“大伯，你放心吧，我一定象你一样，听毛主席的话，为社会主义管好我们的仓库！”

# 塞 外 春 花

浙江嘉兴支边知识青年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战士 禾 菱

今年初春，我受南湖人民的委托，从花开草长的江南水乡来到千里冰封的塞外，采访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的先进事迹。一千多名南湖红卫兵，满怀战斗豪情奔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一晃三年过去了。这一颗颗南湖种子，该在祖国北部边疆生根、开花了吧？小将们一定没有辜负党和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家乡人民的殷切期望吧？

当我到达驻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某团团部时，首长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并给我介绍了南湖儿女在兵团茁壮成长的动人事迹。一件件，一桩桩，都是给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上山下乡是“劳动惩罚”论一个响亮的耳光！首长们特别提到了一个养马姑娘、六连饲养班班长、共产党员鲍春的成长事迹。姑娘家还能养马？我希望立即见到这位养马姑娘，决定步行去六连。

雪后初晴，阳光分外灿烂。远山近岭，红装素裹；平坦坦的原野，反射出耀眼的金光。路两旁北方特有的穿天杨树在北风中飒飒作响，偶尔卷过一阵小旋风，树枝上的雪花纷纷扬扬地往下掉，宛如千百只蝴蝶翩翩起舞，仿佛春风吹落

万树梨花。好一派美丽、壮观的北国风光！边疆的一草一木都是那么令人迷恋、喜爱。

这时，我不由得想起一个美好的传说。相传，在内蒙古草原上，有一种鲜红鲜红的花。每年立春刚过，塞外还是一片白雪皑皑，冰凌花却以它惊人的毅力，顶开厚厚的冰雪层，迎着刺骨的寒风欣然怒放。那火一般颜色的花瓣，那沁人肺腑的清香，犹如春天的使者，把春讯报告千里草原。因此，人们又叫它报春花。望着眼前的一派银白世界，我想，也许我能见到这种奇异的花吧！

“得得得得”，背后传来了一阵马蹄声，紧接着一声响鞭，一声吆喝。我回头一看，三匹高大的骏马喷着热气，打着响鼻，拉着一辆大车，一溜小跑地往前奔来。

车上坐着一老一少。赶车的是个年轻小伙子，敞开的皮袄里露着褪了色的军垦服。圆圆的脸黑里透红，鼻梁挺拔端正，嘴唇棱角分明，皮帽下深邃的眼睛闪烁着青春的光泽。小伙子旁边坐着一个五十开外的老大爷，饱经风霜的脸上布满皱纹，浓厚的眉毛下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一边“巴达巴达”地抽着旱烟，一边不时地摸着下颚下一把花白的山羊胡子。我刚想问问他们去哪儿，小伙子已把车赶到我身旁，“得儿”一声把车吆喝停了。老大爷转过身来热情地招呼我：“同志，您去哪儿？”“我去六连。”“太好了，上车吧，我们就是六连的。”“谢谢您了，老大爷。”我边说边上了车。小伙子一甩鞭，吆喝一声，马车又跑开了。

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坐马车，又新鲜又有点发慌。老大爷看出了我有点慌，便亲切地对我说：“同志，放心吧。咱们这小把式赶车稳极了，就象……哎，就象坐在炕头上一样。”说完便爽朗地笑了。我也跟着笑起来，心里踏实

多了。我一边把身子往大爷那儿挪了挪，一边问他：“大爷，您多大年纪了？”大爷抽了一口烟，喷着白色的烟雾说：“今年五十九，快六十的人了。”“是本地人吧？”“噢，我是蒙族人，现在在六连马车班工作。”他那加重语气的后半句话，象含着一种自豪感。接着他又朝小伙子望了一眼说：“他是今天从师里开完会回去，一上车就把我的鞭子夺走了。于是，我只好‘失业’了呗！”嘿！这老人还挺有意思的呢。他们是六连的，准知道巴托大爷和鲍春。我便向老大爷打听起来。“大爷，您认识巴托大爷和鲍春吗？”一听提起巴托大爷和鲍春，车上一老一少都向我投来惊奇的眼光。“怎么？你认识鲍春？”大爷急忙追问。“不，不！我不认识她。听说……听说她干得不错呀！”我这一说，大爷笑了：“我就是巴托。春丫头嘛，真是个好姑娘呀！这三年来的进步可真不小。”“哟！”小伙子的响鞭象是对我们有意见似的，从我们头上掠过去，马车跑得更快了。巴托大爷抽完一袋烟，把烟斗往车辕上“叭叭”磕了几下，接着拉开了话匣子。

一天傍晚，巴托大爷刚吃过晚饭，门外传来一个姑娘清脆的声音：“巴托大爷在家吗？”巴托大爷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小姑娘，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还没走进屋便嚷了起来：“您是巴托大爷吗？我叫鲍春，是浙江新战士。连党支部决定让我和几个同志担任喂马工作。我想您是个老把式，一定有很多的经验，所以先来拜您作老师。巴托大爷，您收我当徒弟吧！”小姑娘一口气放了一串“连珠炮”，胀得两颊绯红，胸脯一起一落的。巴托大爷一边听着，一边仔细地打量着她：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圆圆的脸，大眼睛，梳着两根羊犄角辫，一脸孩子气。“喂马她能

行吗？”巴托大爷脑子里不由得闪过了这个念头。小姑娘见大爷没吱声，象是看穿了他的心思似的，又焦急地嚷了起来：“巴托大爷，您别看我个子小，我都十八啦！”嘿！小丫头还挺厉害的呢，一说话就象打响了一挺重机枪。巴托大爷又逗着她说：“不行啊，十八也太小了。”小姑娘更急了：“还小呐？我爸爸十五岁就参加游击队打鬼子，铁梅也是‘年令十七不算小’，我……”“好！好！有志气，有志气！刚才大爷逗着你玩儿呢。”巴托大爷让她坐下，又给她倒了一杯水。“孩子，喂马这个活儿可是个艰苦活儿呀。”

“艰苦？干革命还能怕苦？舒舒服服不就成了老修了？”鲍春又站了起来，两眼都瞪圆了，“毛主席早就教导过我们：‘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哈哈哈……”巴托大爷爽朗地笑了，“好样的！不愧为一个革命的后代。来，坐下，喝点水。”巴托大爷拍了拍她的肩膀，把杯子放到她手里。她眼睛眨巴眨巴地望着巴托大爷，小心翼翼地问：“巴托大爷，您收我当徒弟吧，好吗？我一定好好学。”巴托大爷心里暗暗地想：这孩子不错，是块好钢，还得好好锤打锤打呀。他猛地把手一挥：“好！你可得好好学呀。”“真的？巴托大爷您同意了！”小姑娘乐得一蹦老高，差点没把手中的水洒了。她“咕咚咕咚”把一杯水全喝了下去，一阵风似地跑了出去。

当天，巴托大爷和姑娘们在马厩旁的一间小土屋里办起了学习班。《实践论》的光辉把姑娘们的心照得通红透亮。鲍春站起来第一个发言：“巴托大爷，同志们，我们面前是有不少困难，但是，我们只要坚持实践第一，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闯不过的关！”句句铮铮作响，字字落地有声，说出了姑娘们共同的心声。“对，说得

对！”巴托大爷高兴地接着说下去，“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实践才能出真知。孩子们，你们干吧！”

从此，鲍春和姑娘们一边在实践中摸索，一边虚心地向巴托大爷和贫下中农请教养马的经验。白天，鲍春铡草添料，清厩起粪，晚上还抢着起来喂夜草。她为了能按时起来，便在被窝里放了一个闹钟，铃一响，就悄悄地起来喂草。可是每次走进马厩，槽里的草料总是满满的。这是怎么回事呢？鲍春决心解开这个谜。一天晚上，她提前半小时起床，摸着黑往马厩走去。一到门口，她就怔住了。只见巴托大爷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捶着胸，一边咳嗽，一边往槽里添草。顿时，一股暖流涌上鲍春的心田，浑身上下热辣辣的。她几步冲到巴托大爷跟前激动地说：“巴托大爷，您真是我们的好老师呀！”

鲍春在巴托大爷的培育下，不断地成长着，就象沙漠里的红柳一样，节节往上窜。第二年的春天，她担任了饲养班的班长，并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她们喂养的牲口更是匹匹膘肥体壮，滚瓜溜圆，油光净亮，浑身上下没有一根杂毛，真是人人见了人人喜爱。看到年轻的一代，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大道上，跨出了坚定的步子，巴托大爷真是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但是，在成绩面前，是满足现状、停滞不前，还是再接再厉、永不停息？这一崭新的课题，春丫头怎样对待呢？

巴托大爷为这个问题日思夜想。已经半夜两点了，他翻来复去睡不着觉，索性起来下了炕，披上羊皮袄往屋外走去。

下弦月挂在树梢，整个营区沐浴在柔和的月色中。巴托大爷刚走到马厩门口，忽然听见小屋旁有“哗哗”的水声。

“谁？”他警觉地问了一声，大踏步地走过去。“巴托大爷，是我。”巴托大爷一看：这不是春丫头吗？圆圆的脸上